



儒的精神使命 周天民

(2006-12-27 9:35:38)

作者：周天民

別在于此。韓非、李斯之致死，死于「制化」之「自運」也。文化的再生，不只是文制典意之襲用，其中必有一突破，否則制化自運，意理隱匿仍舊，稱不上文化的再生。「道用」經由文化再生而成化，必須有人格生命以生命之自化自育以引渡發用之；儒者自為脂薪以求火傳的意義在于此。因此文化的再生是本不息生生之剛健，不斷再生的過程，其使命代代傳衍，無進或止；儒者之永恆意義在于此也。「仁以為己」，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儒者之悲劇意味亦全在于此。

儒者必須不斷自新自化，必須前撲後繼，代代傳燈，以參與而托護此大生命的歷程，本諸意理感召，尋索生命價值的源泉，亦將此感召尋索和遙攝的意涵以血肉生命去實踐體現出來。以一己生命的有限去托護一個大生命流現運行的契機，其中沒有神迷忘我的極樂，沒有神秘感通的隱密意趣，只有無限清冷的寂寞與不定。生生大化的威勢或展露于良知善性的自然中或展露于意欲情執的迷黯中，悉視意理契機的是否通源及本。性真之蒙蔽與時勢潮流的坎陷中，天道的威勢表現在如迷如醉之自取滅亡上，表現在如聾如盲的閉鎖自限上，表現在無限遠逝的斷絕上，天道的斷絕呈現于世律的冷酷和無情上。儒者必須在此坎陷中，翻轉出來，以靈府一線光照通透源流，其生命是此逆勢上行以與意理之大生命銜接上的天路歷程。是而儒者生命之孤寂與清冷原是必然，因它原就是一條自坎陷下墜勢動中博濤超拔而出的疏離孤獨路。儒者的疏離中，天道的遙攝以「淵默不測」臨現其召喚，于超越域的展現中呈露真幾，是而不論是狂者或是狷者的均得在內心深處面對到超拔中清冷，將孤寂和疏離激應成能逆勢翻轉的通澈情懷，涵存育養之下，意理的滋潤將其情懷鑄煉成一新的精神生命，這是段沒有明晰路志的天路，甚至是一不見終點的精神融煉過程。儒者的特立與獨行，與世扞格，決不是憤世忌俗的孤高，決不是標新立異的沽句鉤譽，自有其內在的召引之必然。尋覓探索和融煉原是只能在疏離的扞格中實踐。其內在的召引有二層指向，一是指向生生流行的天地氣象，一是指向心頭一點仁民愛物清靈的展現，而儒者的生命必步入如何將此二極銜合環接的血肉踐現過程中。天人合一不只是禪觀趣寂的理境而已，天人的環合必由無窮的生命以踐行完成，環合的指向下，闢開一無限的「應現域」。依特于此應現之激應，儒者才能超拔坎陷，通達博大覆載的源流力量，否則疏離孤寂只造成生命之枯槁和精神的放逐，將觀寂大通的理趣視為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另一種迷執和自限。

2. 道德與倫理

儒者不是俗世道德的擁護者。儒者著重的是行為和心向內在性的指向中的自動自發之義不容已，而不是行為內容目的之應合于一定格律或形式而已。意向行為的格律化和範疇化，實已代表著意理源流的枯竭，同時以俗成的律則去規範人格和行為適足助成一種基本的錯置，即人格生命的扼殺，將道德錯解為「俗世公議之偽權威」的委順和曲從。

實則道德心的特性全在乎一種深植于意理湧現自如態之遙引之下的勇氣和情懷，這與封閉自限之格律，與沒有根源的委順和曲從正好背道而馳。道德的力量應流自于活潑潑的價值意理的直覺和生命力踐的創造中，而不是以俗成之偽權威制作的僵化格式去衡量去規範行為去剪裁心向作為。若認此枯竭的格式為唯一的道德性，認道德的即是指形式律則的尊循服從上，而蔚然成風，必將Ethos轉化為「委順因循」的被動和奴從，是之謂下墜，是之謂德之賊也。因敗亂德性之深摯的源流，將價值意理錯置于虛偽的基礎，長遠而言，性真將為之掩蔽而意理之真幾亦將因之隱匿。終而天人倒置。從儒者的觀點看，任何形式格律和民俗德律，均有其隱微深遠的意理根源，道德的尊嚴在于其一本性真以通意理契應的守持上形式規範正在徵象意理臨現時之義不容已的心向，僅只于「徵象」而已，義不容已之意理臨現與形範之尊從，并非一事。混同此二個層面往往造成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的結果。

原始儒者，由民俗文制而通契到隱匿的意理根源，以生命實踐以驗證價值的實幾，為俗成道德灌注新的血流，也就此創新而重置了Ethos的根基。孔子制禮作樂的志向，若非把握到真幾契應的源泉，將何以制作之？孔子每入境問俗，入太廟問禮，均在求歷代文制精神的貫通上，一本性真去驗證融悟之，他的理想即在重置Ethos的要基，將德性之尊嚴由形式格律的權威僵軀，重新血肉生命之，而引渡到一己性真的契應。性真應現之契機的守恃，是儒者據之以重整俗世道德的最高原則。德性者即人格生命引接生生真幾後，意理以血肉態的呈示，體現在具體的身行中。德者通澈契合中的應現，道的無窮遙攝基間。以意欲情制和識見偽裝之下，委順曲從于沒有根由的行為格律和規範，正足以敗壞其內涵之意理泉源，而亂德，敗俗，歷史生命將之為桎梏，性情真幾將為之扼殺，同時，意欲見執之自然情識懲動將挾德善之偽名而大張于世。

3. 文化與政治

儒者的人格生命是歷史文化大生命得以踐現來臨的所在，是育化得以發用衍傳代遞的中介。兩件事在儒者的心懷中是一事，交融交澈密不可分。因為文化生命的展露必求自身體現在群體生命的化育上，必求儒者之人格生命應命自新的自育自化，以渡引天道的仁懷到每個具體生命的心向中。

儒者承繼歷史的精神以安置Ethos，同時在最深遠的意涵上，也創造了新的歷史運命。但是，儒者所承擔的使命和天職，卻并不是在於時勢事件的大決定上。奉天事民，政教制作是聖王之事，而非儒者的志向。但所以奉天事民政教制作之意理源泉之守恃和沿傳，卻是儒者自視之天職之所在。在儒者的心目中「政治」應是本天序意理實踐於人群化育之中的階序名位和制度，政治的功效的基礎在於「名」、「位」，而名位的基礎則在於天序的意理的通透上。是而若無文化生命的貫注血流，名位階序和制度將失卻最終的根據。而職事政務的分化，亦即行政法令偽能所在的層面，當配合名位之階序和政治本乎養生育化之最終依據上。

儒者之使命，即在政事職務，奉天事民，名位階序之政治領域之與天序倫常，育化文教，意理價值的銜接和配合上，換言之，以意理感召以安置Ethos，以Ethos育養名位的踐行，以文化生命育養政治精神，以政治精神貫徹職事行政，這是儒者的政治哲學。是而當時代坎陷，價值枯竭時，儒者自而表現為以文化統攝政治，以理想改造政治的精神。是而儒者的人格生命必超越於實際的政治的領域，如儒行所言：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爭諸侯，……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儒者從不曾將自身界限于實際政治秩序的名位階序中。儒者可以為聖王，可以為社稷之臣，可以為卿相大夫，可以是村野鄉老，但無一處儒者不表現為以文化統攝而改造政治的具體精神。若坎陷於職各各位，以政治秩序之人為階序為天序，以現實權位法統為道統，將是文化生命的錯置，亦是儒者生命的死亡。儒者強調的是以文化統攝政治的精神，決不是以文化委順政治的奴從。儒者自知此使命之難為與艱因，因處士橫議的意執和流蔽若假儒者之名以行，其禍害不見得比暴君酷吏稍少。是而儒者議政無不戒真持重，敬事執恭，本於人格生命之修為與意理的沛然以自律。其所敬慎者非君主權臣的威勢而是此職命之艱困與難為也。

儒者這種精神，使得它處處不討好。它所激犯的不只是帝王家天下，君權之專。法吏順臣，在野議士，凡是一本意氣情見以論事者，均在其觸犯之列。儒者的孤寂傲岸，不是意態偏頗的忌憤，而是有更為深遠的來由。這種特色，使得儒者必得以獨來獨往的特立以自處，儒者敬慎自律，持養一心天理之不容已，自然不可能形成一個階層，亦成不了一個黨同的集團。儒者永遠只能由真誠的個人出發，但亦不能只作個自了漢——儒者的孤寂和剛健，即在於此，它不但要創發一己成德的勇氣，更要創發經世濟民育化潮流所不可欠缺的氣根和涵容的識度。孟子所謂之「不動心」與「養氣」即是指此藉一心的健動上通天地氣象，以生生不息之大生命以供輪個人生命奮進開闊的原動力的天路歷程。

若無此自育自律的艱難過程，儒者將何以承負以文化意理以安置育化，以文化理想統報政治的使命。若無涵容博載的意理遙攝，儒者又將何以免于「狂妄恣肆」的「意氣」，何以免于「剛愎自限」的「孤高」？「氣」者，是人心最原初的Pathos的呈露，它來自比人格生命更高一層面的源頭。若不善為育養之，難史坎陷為「意氣」「血氣」的情執

意態。

三. 歷史時間與文化生命

1. 世際與歷史

孔子重鑄了儒者的形象。儒者形象之血肉更生，并不是懸空孤吊，無中而生有，成之于孔子對「天時世間」「歷史人文」此一大過程的深切感受和體驗上。

「人文化成」和「大化流行」此大過程中，自有其內在的曲折。，曲折與化變，延展其內在的必然，而并現「勢動世變」沿替交制的歷史歷程。育化之力用變動，非但呈現在具體的人格系絡，事理系絡，文制系絡之中，更而超人間地展露其「變遷流動」之「勢變」于一超越界域上——「世」。世者，總體掣轉，貫穿天、地、人三域，而融成的縱穿界域，大化于其間得以展演無窮的變現和迭替。天域者，大化淵默的超越遙攝，地域者，大化收攝凝取的博厚承載，人域者，大化遙攝，收凝交穿互制而離析開展而成之意義領域，或應現而返源，或閉錮而斷絕。通貫其中的則是「世」的縱穿。

簡言之，世即歷史之群體生命態勢和意理變現，交澈相待，相生俱變所在的深邃背景。即是歷史性的超越而內蘊的具體呈露。

儒者的生命，升自對「世」的體驗之中。儒者的血肉，朗現在「世」的背景上。人與物之相涉中，人與人的相待中，人與事的交涉中，人格與職使的配合中，情知與理義的境遇中，并不見儒者挺立為儒者之獨特性。儒者之獨特表現在人格升登人際系絡人事系絡，之上，通貫歷史的替代，四季寒暑交替的天時外，除了配合天時稼穡耕食的民時外，具體生命透過世際勢變而與「歷史的時間」相遇。面對歷史世變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第 4 页\]](#)

[\[第 5 页\]](#)

[\[关闭窗口\]](#)